



紫台秘典

陈笑敏 著

我就是葛巾紫花瓣深处的一滴露珠，紫荆树间轻转的黄鹂，浮波菡萏下香消的残叶，秣丽海棠旁善舞的粉蝶。跨越千年时光的瀚海，又回到了你的身边。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紫台秘典



陈笑敏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紫台秘典 / 陈笑敏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354-7997-6

I. ①紫…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第086124号

责任编辑: 黄海阔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周 佳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洪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1页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00千字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楔子	/ 001
第一章	梦情 / 002
第二章	遇情 / 007
第三章	迷梦 / 014
第四章	白萍 / 019
第五章	关红簪 / 023
第六章	社团 / 027
第七章	追情 / 031
第八章	绑票 / 034
第九章	怜情 / 037
第十章	樊舍 / 044
第十一章	阌风 (上) / 052
第十二章	阌风 (下) / 056
第十三章	拍卖会 / 061
第十四章	定情 / 065
第十五章	萧逸峰 / 070
第十六章	棋逢对手 (上) / 074
第十七章	棋逢对手 (下) / 079
第十八章	刘心洁 / 083



第十九章	侍情 / 087
第二十章	旧情（上） / 093
第二十一章	旧情（下） / 097
第二十二章	美智子 / 101
第二十三章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 107
第二十四章	扶桑娘子 / 112
第二十五章	关云山的母亲 / 117
第二十六章	相交 / 121
第二十七章	盗墓（上） / 124
第二十八章	盗墓（下） / 129
第二十九章	蝴蝶 / 133
第三十章	军火交易（上） / 138
第三十一章	军火交易（下） / 142
第三十二章	关于社团的深谈 / 147
第三十三章	李儒泽事件（上） / 154
第三十四章	李儒泽事件（下） / 158
第三十五章	欧阳狄青 / 164
第三十六章	圣昆丁 / 168
第三十七章	赠情 / 171
第三十八章	心机 / 175
第三十九章	闻达 / 181
第四十章	审问 / 187
第四十一章	拷柳 / 191
第四十二章	法庭辩论（上） / 195
第四十三章	法庭辩论（下） / 200
第四十四章	相认 / 204
第四十五章	关于“上位”的回忆（上） / 207
第四十六章	关于“上位”的回忆（下） / 211
第四十七章	情迷枪械库 / 216
第四十八章	杀惋 / 222
第四十九章	吉赛尔 / 226
第五十章	惋伤 / 230

第五十一章	较量（上） / 233
第五十二章	较量（下） / 236
第五十三章	撒娇 / 240
第五十四章	暗花 / 244
第五十五章	杀人不难 / 249
第五十六章	尹剑飞之死 / 254
第五十七章	美智子的报复 / 258
第五十八章	顶罪 / 261
第五十九章	商议 / 266
第六十章	关云山的梦 / 270
第六十一章	第二次法庭辩论 / 273
第六十二章	沐浴 / 279
第六十三章	表白 / 284
第六十四章	一千年前的红花集到底发生了什么？（上） / 286
第六十四章	一千年前的红花集到底发生了什么？（上） / 291
第六十六章	夜 / 297
第六十七章	未雨绸缪 / 301
第六十八章	诀别 / 305
第六十九章	紫诔 / 311

楔子



经过时光漫长的甬道
我站立在你的面前
拿什么与你相对
以沉默，以眼泪

——拜伦



第一章

梦情

南海骊宫，烟雾溶溶，星河漫漫。紫绡云栈伴着金阙玉扃，玲珑楼阁高入青云。海天仙境之中，翡翠胁翼，鸾鸟北翔，白鹿决骤，玄猿悲啼。

一紫衣男子从云栈上逐级而下，伫立在珊瑚明珠丛中，神色孤寂而落寞。他有着皎洁的容颜，却蓄着唇髭，颇长而英挺的身影在仙山琼阁之中影影绰绰，如画中的人物。

紫衣男子手中握着一支纤巧的玉兰花银簪，抬头仰望烟涛云霞，闭上了眼眸。

“骊宫，时光太悠长，紫漪，你为何不来。他负我，你也负我，负心负情的人。”玉兰花银簪在他握紧的手掌中化为玉粉银尘。一串晶莹的泪珠从他纤长的睫羽处滚下，在骊宫的纷纷雾霭中散化为烟萝。

“叮铃铃……叮铃铃……”一串急促而有序的闹铃声惊醒了柳燕然的美梦，梦魂中的情事亦烟消瓦解。

“燕然，你又迟到了，还不起床。”母亲凶悍的声音从厨房传出，伴随着叮叮咚咚的锅铲声。

柳燕然从被窝中一惊而起，望着时针指向七点整的小猪闹钟，眼神迷离，睡眼惺忪。

“来不及了，不吃早饭了。”燕然迅速穿好套装，裹上吊袜带，银灰色的丝袜，洗漱完毕后，咬了一口母亲准备的汉堡便冲出了家门。

走在人流如织的街上，她望向碧蓝澄澈的天空，轻轻吸了一口空气。苍茫的天空好似莹碧剔透的美玉，翡翠的渣滓沉坠到了底下，变成了乱嚷嚷，闹哄哄的云端城。

燕然随着人流踏进了地铁的甬道，随后一同拥进了嘈杂的地铁。站在哄嚷嚷的地铁中，如同一个封锁的世界，与世隔绝，燕然不由闭目冥思，欣然而笑。从十五岁生日那晚起，她便隔三岔五做着不同的梦，纷繁芜杂，荒诞而凌乱。可梦中总有一紫衣华服的古装男子，风姿高贵优雅，容颜绝美而寂寥。或沉醉地自言自语，或笑意莞然地与人交谈。时而在铜炉华烛之畔轻抚商弦，初为淥水后楚妃，时而在葳蕤的泽兰丛中练武，龙鳞密砌珠玉般的钢刀轻盈而熨帖，剑气浑脱，流离顿挫。

这许多年来，燕然觉得自己十分荒唐，仿似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面对姹紫嫣红满园春色酣然入梦，梦中的情事让她黯然销魂，缠绵想念后一病而死。燕然不愿做杜丽娘，她是现代的独立女性，虽然只有二十一岁。可是昨夜之梦又太诡异，南海骊宫如蓬瀛仙岛烟霞缥缈，男子含情凝睇的神情又撩人心碎。

地铁到站后，燕然边思忖着，边随着人流拥出了南环的出口。云端城人多地少，上班族如蝼蚁，南环仿佛陆沉。燕然随着高速电梯直达盈天杂志社的接待厅，舒了一口气，推开旋门踏入了杂志社。

“Mr Yu，早，Mr Ho。”燕然微笑着与各部门打招呼，旋即走到自己的格子铺中。她的闺蜜兼同事文清已然坐在她隔壁的电脑前忙碌着。文清和燕然是幼儿园同学，随后一起读小学、中学、大学，最后一起进了这家娱乐圈杂志社。她俩曾经一起过六一儿童节，现在一起过三八妇女节，以后准备一块儿过清明节。

“哎，哎，燕然，昨晚有没有做梦？有没有梦到他？”文清挤着眼睛，凑到燕然旁八卦着。

“什么梦，没有……没有。”燕然满脸绯红应付着。

“算了吧，你有事还瞒得过我。瞧你那样，昨夜又是梦魂缭绕吧。”

“嗯，不错，九华帐里梦魂惊。”燕然莞尔一笑。

“真的，真的？快说说。”文清尖着小嘴八卦到底，满头染成淡黄色的鬈发摇摆个不停。

“说，说，还在说。你们看看，这就是你们俩这个月的业绩。”娱乐版主编顾小姐柳眉倒竖，手叉着腰，杏眼圆睁瞪着她俩。

“柳燕然，你跟进的于梦天吸毒案怎么样了？毫无进展！上班在梦游啊，三天之内你必须给我一篇专访。还有你，文清小姐。请你上班的时候不要光化妆，这里不是美容院，没空让你修指甲。明天紫蕊港里关云山签约新经纪公司，你去一下。必须给我一篇专访！”顾小姐情绪激昂，脸上的粉渣纷纷而下。一扭头，蹬着高跟鞋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是不是更年期提前，内分泌紊乱了，快成老处女了。”文清朝顾努努嘴。

“别乱说，她可是有未婚夫的，人家是华裔加拿大籍新加坡人，好复杂。”燕然笑着回应。

文清吐着舌头，埋首到一堆稿件中。而燕然必须跟进歌手于梦天的案件，明早开庭，今天必须做些准备工作。她一边思忖着，一边沉浸到工作中去。

完成了一天的工作，燕然踏着疲惫的步伐走进自己的家门，扭开莹绿的台灯，接通了电脑。电脑的桌面是她自制的图案，万里沙漠，八月飞雪，胡琴羌笛，瀚海阑干百丈冰。这是燕然神往的意境，她虽有着宁和娟美的外表，却有着苍茫而狂野的心灵。燕然随即打开自己的博客，写下了几行日记：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紫衣人，南海骊宫是否千年孤寂。你的神情如碧树丛中易凋的紫罗兰，我愿用那盛满了露制醇蓼的麝香玫瑰，摆放在你安眠的枕畔，熨和你的心神，融入你的鼻息，只愿治好你的黯然神伤。梦境尘世，如参商之星永世不得相见，只愿你能长入我梦。

随之，燕然关上了博客，欣然进入了梦乡。

梦中弥漫着幽幽的南海龙涎香。燕然只觉得自己身处孤峤蟠烟、层涛蜕月的海山仙境之中。玉树琼枝，珊瑚明珠，鲛人正采摘着蔷薇露拌以铅水制成龙涎香。一紫衣男子优雅地站在玲珑楼阁，雕栏玉砌之上，右手臂擎着青灰的鹭鸟，正在遥望耿耿星河。燕然感到自己身轻如柳絮，踏着紫纁云栈，金雀雕翎，飞扬到他的身边。

待到男子回转身来，正是那让人柔肠百转的容颜。

“紫漪，我等了你很久，很久。”男子缩回了手臂，放飞了鹭鸟。

“紫漪是谁，我是柳燕然，你是谁？”

“漪，你怎么了，这里是南海骊宫，人间仙境，我只等你一个。”

“你到底是谁？”燕然在梦中追问着。

“漪，你穿紫色的衣衫真美。”男子微笑起来，笑容若菡萏清风。

燕然闻言迅疾朝自身望去，只见自己粉紫裙裾，红裳霞帔，钿璫累累，成了古装的少女。

“漪，我只等你一个人，心里也只有你一个人。不信，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言罢，男子果真从紫色的靴筒中抽出莹亮的猫眼石匕首往心窝捅去，血从紫色的衣襟迅速渗出。他从胸口掏出一颗鲜亮活跳的心，赤珠滴血，剪碎红绡，要交到燕然的手中。

“不要。”燕然尖叫着，冲上前去，要将那颗心放回男子的心窝。

一串手机铃声惊醒了柳燕然的梦境，她长舒了一口气，从梦境中脱出了神思，挣扎着起了床。手机中主编顾小姐焦急的声音传来：“燕然，你今早不用跟进于梦天的吸毒案了，文清在家里腰背肌肉拉伤，你代替她去紫蕊港，跟进影星关云山签约新经纪公司的现场报告。十一点整开始。”

燕然一阵慌乱：“顾小姐，开什么玩笑，于梦天的案子今天开庭，我跟了那么久，现在让谁去？”

“让凯蒂去，燕然，关云山那边你负责，我相信你的文笔，就这样。”顾小姐下完命令后挂了电话。

燕然愣了半晌，只得起身洗漱，随手拨通了文清的手机。

“喂，你怎么了？”

“亲爱的，我为了在衣橱里翻一件礼服，摔了一跤。现在在医院里，太惨了，关云山那边去不了了。”

“可老处女让我去。”

“亲爱的，你就代我去吧，你一定要采访关云山，问他一些敏感的私人话题，比如他心仪的女生是怎样的。”文清在电话里沉醉地嘟哝着。

“不行，我才不问呢。”

“啊！你太保守了，这是我专访的题目，必须问。否则我要是在医院有个三长两短，死不瞑目啊。”文清焦躁异常。

“好好，问问问。”

“还有，你必须穿礼服去。”

“我只穿T恤去。”说罢，燕然挂断电话，翻出那件淡紫卸肩的礼服裙，蹬着水银色的高跟鞋上了计程车。

等上了计程车，燕然才意识到自己并不知关云山长什么模样。作为娱乐杂志的记者，望尽娱乐圈的帅哥美人，可回想起来，却都是过眼云烟，毫无印象。

“到底是拍什么片子的呢？”在飞驰的计程车上，燕然拼命在回忆，却毫无结果。

第二章

遇情



燕然坐在计程车上匀速地行进着，只要开过鸿运街，转过薄沙咀襄乾道就能到达人头攒动的紫蕊港。在熙熙攘攘的鸿运街上，燕然望着车窗外的玉辇纵横，金鞭络绎禁不住欣然而笑。无论时代的车轮如何恢宏地行进着，碾碎了一切古时代的优雅印记，不再有长安大道的青牛白马，龙衔宝盖，不再有宫门侯家外的凤吐流苏，百丈游丝，人们依然在这样闲适地生活着。与古人一样衣食住行，同古人一般悲欢离合。西装革履替代了烟萝缭绕刺绣茶蘼，速食快餐替代了临水酒肆里的银觞就月，摩天高楼曾经是双阙连甍碧树银台，奔驰的跑车便是那汗血宝马玉辇青轿。在这个世界上，依然有情人在幽欢佳会，迷醇的情语共谱飞花逐月；仍然有人野心勃勃机关算尽，好比古人王图霸业，只为了成就那九重龙凤阙。古代与现代从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燕然不留意地瞥向车窗左边，一辆紫色的法拉利跑车正在飞速地行进着，一路绝尘，如踏浮云。开车的一定是个男人，一个雄心万丈、追名逐利的男人。这个世界永远都是这样，女人依旧像秦淮河的水，柔媚的心田流淌着密匝匝的绮恨，男人依旧像滔天白浪中的浪花一点，心中充斥着穷兵黩武银袍紫带，纵然在坚硬的礁石上撞到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燕然从紫色的法拉利上回转了神思，无意间只瞥到开车的男子穿着紫色的衬衣，戴着深灰

色的墨镜。

当计程车行进到鸿运四街的时候，燕然只听得前头轰然一声巨响，随之而来急速的刹车声，重物撞击护栏声，玻璃破裂声接踵而至。一辆小型面包车在燕然前面三十米的距离被撞得凌空而起，在撞击了护栏以后侧翻了多圈，重重地摔跌到车道上，随之再顺带着撞向前方多部小型轿车。重重烟雾腾然而起，汽车零件与玻璃碎碴遍布整个大道。而事故后方的所有车辆都经过了紧急刹车，有些勉强停驻了下来，有些则躲闪不及追尾了前面的车，甚至还有一些整个车身横在了车道上。燕然作为记者的责任心大起，抄起小型相机就蹬开了计程车的门，一路小跑着，准备在第一时间拍摄到车祸的现场照片。当燕然终于靠近现场时，也禁不住目瞪口呆了。小型面包车后部有一辆大型集卡，前方的大灯已完全破损。显而易见是这部重型的集卡追尾了前面的那部小型面包车，致使集卡的车灯破裂，集卡的司机在驾驶舱内表情呆滞，仿佛还未回过神来。而那部可怜的面包车，不但车身被撞得缩进了三分之二，经过撞击护栏和重重凌空翻滚的洗礼后，已完全面目全非，腾腾地冒着黑烟。燕然趁交警还未及时赶到，便抢先一步走近了面包车。在变形的车身内坐着四个人。驾驶坐上的中年男子已满脸血污，整个人从碎裂的前挡风玻璃探出二分之一的身体来，卡在了尖利的玻璃上。后座上明显是两位老人，被集卡撞击后，压扁在缩进的车尾内，躯体已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只两双手还徒劳地向车窗外延伸着，仿佛祈求着上天的垂怜、生命的奇迹。副驾驶位上坐着一名女子，身上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女子前面的挡风玻璃却没有全碎，只裂成了丝丝罅隙，但女子整个人从保险带上脱了出来，头部撞击在挡风玻璃上，头部与脊椎压折成了一个直角，淋漓的鲜血从脸颊上淌下，可怀抱中还紧紧箍着那个小女孩，用自己的身体弯成一个弧形的穹洞，保护着自己的孩子。

太惨了！燕然心中思忖着，手中的相机却闪烁个不停，拍摄下了所有的现场照片。警车与救护车的呼啸声由远而近，却在车祸后方无数被迫追尾与擦碰的车辆后面停滞了下来，无法靠近车祸的中心现场。

“这场事故起码要处理一天，就他们这种救援速度。”燕然自言自语着，依然不停地拍摄着现场照片。

“为什么不救人，只顾着拍照片，这是对死者与伤者的不尊重。”身旁温雅的男声骤起，如蜀客之琴音绕梁。

燕然放下手中的相机，回转身来，只见先前法拉利车中的男子已施施然

站停在自己身后。纯紫色的衬衣，米色的长裤，直箍得一把素腰如玉箫金管。墨镜下的容颜看不真切，只觉着侧面如珠雕玉砌般畅美。

“我是记者，拍摄现场画面是我的自由，再说我又不是医生，无法救人，只能等救援到了。”燕然回转身躯，不去理睬男子。

男子轻叹了一口气，朝后方遥远的警车与救护车眺望了一番。便栖上身来抚触了一下前排座上男子与女子的颈部动脉。在燕然的惊愕下，他用尽全力打开变形的副驾驶车门。先把小女孩抱了出来，交至燕然的手里。“你抱着她，小心点。”男子不顾燕然的推脱，硬把小女孩塞进燕然的怀中，随后伸出手臂，解开保险带扣，轻轻摇晃那个女子，直到把女子的身躯从副驾驶的座位上整个蜕了出来，横抱在手中。受伤女子娇小的身体在男子高大俊朗的怀抱中像是个身量未足的少女。淋淋漓漓的鲜血顺着女子的脸颊和身躯淌流在男子优雅的紫色衬衣上，像是刚刚从艳红色的染缸中涉足而出。

“救护车恐怕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长平人民医院就在前面，车里只有这两人活着。我抱这女子，你背这孩子，先送去医院吧，人命关天，再迟就来不及了。”男子不由分说朝前面跑去，留下燕然滞留在原地，不知所措。

“哎，你等一下，”燕然背着孩子一溜小跑跟了上去，“我说你这男人，怎么一点脑子都没有，救援要等警察和救护车，我们这样说不定是违规违法的。”燕然一边背着孩子，一边气喘吁吁地说，“送到医院，院方或者伤者的家属一定会认为是我们俩肇事撞的人，伤者已昏迷不醒，我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你等一下，你等等我。为什么不坐你的法拉利车。”

“没看到前面车辆都堵住了吗。”男子回答着，抱着受伤的女子一路奔跑，跑过鸿运街、薄沙咀大道，飞速地奔进长平人民医院的急诊室。当燕然背着小女孩满头湿汗地踏进急诊室的大门时，男子早就协助着医生把女子送进了手术室，空留着一张病床等待着小女孩。

一切都宁静了下来，时间仿佛为手术室前点亮的红灯停滞了。男子依旧戴着深灰色的墨镜，只掏出一块紫色的手巾缓缓擦拭着满脸的汗水与身上喷溅的鲜血，随之转回头细细打量了一番燕然，颌首凝思了一会儿，复又看了看燕然，一朵浅淡的微笑慢慢绽放在唇边。“你是记者，要去紫蕊港吗？”男子软语道，用手指了指燕然胸前的招待会记者出入证。

燕然抬起手臂看了看腕表，“还有四十五分钟，幸好来得早。你看看你，像是刚杀了人。”燕然指了指男子满身淋漓的鲜血，笑言道。随后不经意地打量了一下男子，只觉得那峰刀剑攒般的侧面流畅而华美，似曾相识。

男子闻言怔了怔，复又颌首：“你不是也一样。”

燕然望向自身，只见淡紫色的礼服裙已被揉搓得满是皱褶，浑身都是片片点点的血迹，在奔跑中还撕裂了两个口子。燕然正焦急踌躇着等会儿怎么去记者招待会，手术室的门悄然开了一个口子，一位穿着手术衣的医生闪了出来。

“你们是肇事者还是伤者家属？”

“不是不是，我们不是肇事者。”燕然忙不迭地解释。

“说吧，情况如何。”男子上前一步，大义凛然地拦下了话头。

“情况不算太好，小女孩轻微脑震荡，但脑部没有瘀血，断了一根肋骨，问题不算太大。女的颈部脊椎骨折，神经全部断裂，治好了以后估计也是头颈部以下全身瘫痪，不过送医还算及时，命是保住了。你们先去交手术费吧。”医生警惕地望着他俩，理性而娴熟地回答着。

“那要等家属来，我们不是家属。”当燕然还在妄图跟医生解释，身旁的男子已然接过医生递来的单据，掏出钱包跑去付款了。

过了一会儿，男子付完款又跑了回来，安静地坐在燕然身边。“我已经通知了警察，他们正在处理事故，等会儿携伤者家属到医院来，我们走吧。”

“走，走到哪里去。”燕然一肚子嘀咕。

“去蕊蕊港呀，你不是去蕊蕊港参加影星关云山签约新经纪公司的仪式嘛。”男子睥睨地望向燕然那套可悲的礼服。

“你怎么知道的？”燕然好奇地问道，低头看看胸前印有本人姓名的记者招待会胸牌，又突觉自己问得好傻。

“你见过关云山这个影星吗？看报纸记者招待会好像是十一点开始，快来不及了，你不着急吗？”男子虚拳咳嗽了数声，软语温存。他的声音很有磁性，带着一股奇妙的压迫力。

“有什么好着急的，也许见过，演技一定差强人意，滥竽充数的货色，我都懒得去。说不定是个 gay 呢。”

“是个 gay，哈……哈……哈，你怎么知道他可能是个 gay 呢？”男子突地朗声大笑，笑得燕然不知所措。

“娱乐圈男星十有八九都是 gay，你不知道吗？你 out 了。”燕然洋洋得意地数落着。

“哦，嗯，原来如此，”男子用手抵住自己的下巴佯装凝思了一会儿，复又看了看燕然，“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啊。好了，我送你去蕊蕊港吧，

先去换衣服。”

站在紫蕊港 Chanel 的精品店里，燕然有种晕晕然迷醉的错觉。落地的超长穿衣镜映射着模特绝色而冷酷的雕塑脸面，一排排冗长而华丽的礼服，粉紫的、瑰红的、水银的，玲珑的珠片，花朵的涅槃。燕然抚触着礼服上繁复的刺绣，寒蝶飞翩，玉龙蜿蜒，星月相连，乱竹婵娟，禁不住心中如梦游一般迷恋。

男子自己挑选了一套黑色透视短 T 恤，并一套休闲西服，开始娴熟而快捷地为燕然挑选礼服。“我看这套挺好。”男子手中提溜着一套粉紫色串珠小礼服，并一条同色的绒球披肩。

“嗯，嗯，倒是不错。”燕然紧捏着自己瘪瘪的钱包，小声嗫嚅着。

在男子的催促声中，燕然进试衣间换完了礼服，站在试衣间旁侧的穿衣镜前踌躇着。“好不好，合不合身？”

“好，好极了，太好了。”男子磁性的声音骤起，蕴含着一种奇异的感动。

穿衣镜中映照出男子玉山苍峻的身躯，流水潺湲的风姿，他摘下了深灰色的墨镜，静静地站在燕然身后，一双明眸如骊珠熠熠灼彩。

燕然望着镜中男子的容颜，表情渐渐凝固了。这浓郁的眼眸，迷离的眼神，游移的唇角，乃至浅笑时微微上挑的剑眉，如前生五百次的回眸，紫衣华服的男子，梦魂中的烟霞，如此的貌似神似。

燕然凝睇着男子华美的容颜，脑海中却翻滚着梦境里不曾有过的奇异景象。一瞬间幻想迭生，冉冉翩翩。Chanel 的精品店兀然化作了千百年前的古琴斋，云低迷，日慵藏，松影闲，鹤唳长。古琴斋中，那古装男子身着如意云纹的墨紫长袍，翡翠玉带，紫绒发球。他扭头对自己笑言：“既然卖琴，何苦藏琴？水姑娘既不肯卖琴于我，亦不可糟蹋了它。你抚琴时可曾净手，可曾焚香？如此粗劣的琴套怎配得上梅花落？”

言罢，紫衣男子随手取出水囊，洗净双手后，用紫色手巾拭干，抚起琴来。

望他将金徽玉轸轻拢拨，好比那冰轮乍涌扫残红，好比那香阶乱涌闲愁种。仿佛是铁马檐前叩帘栊，仿佛是漏声长滴响壶铜。又像那牙尺剪刀声相送，又像那梵王宫殿夜撞钟。想必是嫦娥深锁华帐中，西没东升谁与共。想必这裴航路迷蓝桥东，闻乐不做游仙梦。他一曲《泣麟》与《悲凤》，嫦娥